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爲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

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
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釁既速
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
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
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
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
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
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
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
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

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
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
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
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
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
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追眇躬之纂紹仰遺訓
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輶而奉貢効臣節
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
爲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
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

厥誠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
使表謝賜誓詔并論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
録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
阿海爭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
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
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
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
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
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

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
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
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爲夏將李遇取
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
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
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爲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
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
至此蒲察等遂旋軍屬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
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乾
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

元年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爲山訛首領及撒离喝再定陝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奬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不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細卧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顛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爲請詔許

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
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
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
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
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
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
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
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
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
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
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
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
脅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
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
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
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
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
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荅得敬夏
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
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

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冐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熈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巳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安榷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巳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巳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内貿易且巳明昌二年復舊頃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

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六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不荅則升殿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

乃賜羅氏詔諭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槩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荅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于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

陳僧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户忽三十郄之三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遯去遽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

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户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降空名宣勑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夏於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甚

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慶壽敗夏兵于冦安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耶觜川復破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西之圍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

山奴知平凉府移剌荅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可遂止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夏人福山以俘户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統紇石烈鋤狗掩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爲然右都監完顏

間山敗夏兵于黄鶴岔夏人圍羊狠寨都統党世昌與戰
完顔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其圍猶駐近地
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鋭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
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
月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
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
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邉吏所敢專者朝
廷不以爲然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七
月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
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蘆川遯去華州元
帥完顔合達出安寨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
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
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
四月夏兵犯邉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
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
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
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
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龕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
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峯鎮
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擊

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却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攻神林堡入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敗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顛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是歲

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隣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頊死

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户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裒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横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彊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馬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

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列傳第七十二

列傳第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緑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彊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

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堇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

卒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內附穆宗十年癸未阿踈自遼使其徒達紀來說曷懶甸人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送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爲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海里使斡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斜葛與斡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爲謝厥後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麗及往來曷懶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適歡往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斜勒詳穩治剌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孟魯往高麗執治剌保等而遣孟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圍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闢登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都里昔畢罕輩也十四圍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遣使來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活禰水留之兩月斜葛不能聽訟每一事輒至技蔓民頗苦

之康宗名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幙府于三潺水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爲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宗以爲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来賀嗣位康宗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爲信然使完顏部阿聒烏林答部勝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于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歸衆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爲然乃使斡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衆来戰斡塞敗之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黃龍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合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来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来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女直麻懑太鸞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

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石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遯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天輔二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孛董术孛報諭仍賜馬一疋至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曷懶甸孛董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謂習顯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誅殺官僚七十餘人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

士入夏國報之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强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閤母以甲二千人戍海島以備之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勑伯淑曰若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勗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戶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疆吏爲之邪若果疆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爲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乭至界上高麗邊

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指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簒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使晧實簒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彥

寧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夫郎
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
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
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
寧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
之亂晧所遣生日回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
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節
次入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
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
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申三過界
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還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
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
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遜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
回至平州撫寧縣歐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
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
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
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
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自陳衰病以
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正月
乙丑朔高麗謙人以小佩刀割黎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

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晫薨子䫉嗣立
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
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
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
之至寧元年八月王䫉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
遼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
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
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
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
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
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
宗以爲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詔
行省且覊縻勿絕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鄰國既而
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
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
者焉

金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

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

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

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

昃勃極烈陰陽之官

迭勃極烈倅貳之職

猛安千夫長　謀克百夫長也

諸糺詳穩邊戍之官

諸移里堇部落堠砦之首領詳穩移里堇本遼語金人因之而稍異同焉

禿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
烏魯古牧圉之官
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論出肝胎之名
阿胡迭長子　骨被季也　蒲陽温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稱　第九曰烏也　十六曰女魯歡
按答海客之通稱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之稱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輦黧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阿徒罕採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採捕者　阿里喜圍獵也
拔里速角觝戲者
阿离合懑臂鷹鶻者
胡魯剌户長　阿合人奴也
兀朮曰頭　粘罕心也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

三合人之屬也

牙吾塔瘍瘡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謾都謂癡騃之謂

謀良虎尢賴之名皆不美之稱也

與人同受福曰忽都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辭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義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撒八迅速之義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倫以物與人已然曰阿望白

吾里補畜積之名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取以名了

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　太神高也

山之上銳者曰哈丹　坡陀曰阿懶　大而峻曰斜魯

忒鄰海也　沙忽帶舟也

生鐵曰斡論　釜曰闍母　刃曰斜烈　婆盧火者梶

也

金曰按春　銀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盧渾　盆曰阿里虎　罐曰活女

烏烈草廩也　沙剌衣襟也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竈突

物類

桓端松　阿虎里松子　孰輦蓮也

活离罕羔　合喜犬子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雞　窩謀罕烏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温迪罕曰温　石抹曰蕭　奥屯曰曹

孛术魯曰魯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納剌曰康

夾谷曰仝　裴滿曰麻　尼忙古曰魚　斡准曰趙

阿典曰雷　阿里偰曰何　温敦曰空　吾魯曰恵

抹顏曰孟　都烈曰強　散荅曰駱　呵不哈曰田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术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其後氏族或因人變易難以徧舉姑載其可知者云

金國語解終

列傳第七十三